

《家园》与《女勇士》的创伤与追寻主题分析

苏 威

鞍山师范学院 辽宁鞍山

【摘要】 托尼·莫里森的《家园》和汤亭亭的《女勇士》代表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分别反映了美国非裔文化和华裔文化的精髓。通过深入分析《家园》和《女勇士》中的创伤与追寻主题，探讨了两种文学传统在这些主题上的异同，以及它们如何交汇和互相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和文本解读，旨在揭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并深化对于跨文化交流的理解。

【关键词】 创伤；追寻；托尼·莫里森；汤亭亭；文学交汇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3 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面上项目): 汤亭亭英文小说的中国文化书写研究(项目编号:JYTMS20231710), 鞍山师范学院校级项目-博士启动基金: 亚裔美国小说中的童年创伤与问题身份形成(项目编号: 21b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24 年 8 月 17 日 **【出刊日期】** 2024 年 9 月 29 日 **【DOI】** 10.12208/j.ije.20240058

Analysis of trauma and quest themes in *Home* and *The Woman Warrior*

Wei Su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Abstract】 Toni Morrison's *Home*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represent literary expressions from tw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respectively.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mes of trauma and pursuit in *Home* and *The Woman Warri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iterary traditions on these themes, as well as how they intersec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ext interpretation, the aim is to reveal how literary works reflect the common emotions and values of humanity, and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rauma; Quest; Toni Morrison; Maxine Hong Kingston; Literary intersection

引言

在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中，创伤和追寻是两个普遍的主题，它们不仅反映了个人心灵的深度体验，也揭示了文化背景和历史遗产的复杂性。《家园》是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深刻的刻画和丰富的象征主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此同时，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细腻描写而备受关注。本文将聚焦于这两个文学作品，探讨它们之间关于创伤和追寻主题的共通之处以及文化交汇的可能性。

1 《家园》中的创伤与追寻

《家园》是托尼·莫里森的第十部小说，延续了以往作品中的种族、创伤和家园主题。它遵循了英雄追

寻的模式。主人公名叫弗兰克·莫尼，小时候在家乡经历了种族创伤。社会创伤、冷漠的父母和仇视的祖父母迫使他离开家乡，前往 1950 年代的朝鲜战争战场。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弗兰克带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DST)回到美国。为了拯救濒死的妹妹，他将茜带回家乡，乔治亚州的莲花村。离别和归来，正是弗兰克和茜的追寻之旅，他们的经历正是通过创伤获得的。离家和回家的循环与创伤密不可分。

约瑟夫·坎贝尔研究发现，世界神话中存在一种共同模式，即被称为英雄之旅的模式。单一神话或英雄之旅中的英雄遵循相似的行为模式。英雄的循环包括三个阶段：启程、启蒙和归来。《家园》中呈现了这种原型英雄追寻的模式。弗兰克和茜的离别源于他们在家

乡经历的创伤。创伤导致弗兰克离开了毫无希望的家園，莲花，前往被认为比家乡更好的战场，这是一次创伤性的离别。

希腊语中的创伤原指身体上的伤害。在后来的用法中，特别是在医学和精神病学文献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创伤一词被理解为不是对身体而是对心灵的伤害（Caruth, 1996）^[1]。离开他们在得克萨斯州的家和土地后，弗兰克·莫尼和他们的父母和妹妹搬到了莲花村祖母的房子里。莱诺尔夫人的家对祖父和她自己来说足够了，但对祖父的亲戚来说还不够。尽管莱诺尔对家庭，特别是对茜，非常苛刻，但塞勒姆对自己的孙子孙女的痛苦保持沉默，因为祖父只关心自己的食物。艾达的工作让她患上了致命的哮喘，但这也值得，她获得了报酬。弗兰克的父母付出了身体伤害的代价，挣了足够的钱来租房子。因此，弗兰克的童年记忆与追求安全家園的征途密切相关，包括离开得克萨斯州和来到乔治亚州，搬进和搬出莱诺尔的房子。冷漠的祖母和缺席的父母使兄妹俩彼此之间像影子一样。他们目睹了一位黑人男子被人埋葬，更加深了两个孩子的创伤。

从未抬起头，只是透过草地偷偷地看，我们看到他们把一具尸体从手推车里拉出来，扔进一个已经挖好的坑里。一只脚露出了坑的边缘，并且在颤抖，好像它能挣脱，好像只需一点努力就能突破正在被铲进来的泥土。我们看不到埋尸人的脸，只能看到他们的裤子；但我们看到一把铁锹的边缘把那只抽搐的脚推了下去，与它的身体其他部分合拢。当她看到那只黑色的脚，脚底是奶油粉色的并沾满泥土的，正被打入坟墓，她的整个身体开始颤抖。我紧紧抱住她的肩膀，试图把她的颤抖传到我自己的骨头里，因为，作为比她大四岁的哥哥，我以为我可以承受（Morrison, 2012）^[2]。

小弗兰克和他的妹妹当时并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令人震惊和意外的情况使兄妹俩感到恐惧。因此，那个母马的形象成为弗兰克的一个记忆碎片，是那次目睹黑人被埋葬的记忆。“我真的忘了那次埋葬。我只记得那些马。它们是如此美丽。又是如此残忍。而且它们站立得像人一样”（Morrison, 2012）^[2]。埋葬是创伤受害者期望忘记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无法忘记的。创伤的重复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母马总是在夜晚出现，白天从不用蹄子敲打”（Morrison, 2012）^[2]。可怕的事件永远不会被遗忘，在弗兰克的噩梦中反复出现。

弗兰克在第七章的第一人称叙述中称莲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没有未来，没有目标，没有值得生存

或值得生存的东西。莲花的人没有人想学任何东西。迈克、斯塔夫和我等不及要离开，远离，远离。感谢上帝有了军队。在他家乡经历了种种创伤记忆和经历后，弗兰克加入了军队，参加了朝鲜战争。为了摆脱创伤，他离开了家乡，展开了启蒙的征途。

试炼之路和女人的诱惑是英雄之旅中的试炼。英雄必须经历试炼并抵制诱惑，以提升自己。在朝鲜战场上，弗兰克首先遭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寒冷天气的折磨。

朝鲜。你无法想象，因为你不在那里。你无法描述这片荒凉的景象，因为你从未见过。首先让我告诉你有关寒冷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冷。朝鲜的寒冷不止冰冻，而是痛苦，像一种你无法剥离的胶水。（Morrison, 2012）^[2]此外，战争的残酷超出了弗兰克的想象。他未能挽救迈克的生命，并目睹了斯塔夫在战场上的残缺身体。因此，他变得足够“勇敢”，可以肆意杀人。离家加入军队并没有实现弗兰克寻找理想家園并忘记童年创伤的愿望。相反，战争使他经历了更大的创伤。

她微笑着，伸手去摸士兵的裤裆，触摸着。这让他吃了一惊……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卫兵感到的不仅是厌恶。我觉得他感到受到了诱惑，这就是他必须杀死的东西。（Morrison, 2012）^[2]在第九章，弗兰克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个被朝鲜小女孩诱惑的卫兵杀害了无辜的女孩。杀死朝鲜孩子的事件严重创伤了弗兰克，以至于他不敢谈论它。他把它像一颗炸弹一样埋藏在自己的头脑中，直到有一天爆炸。作为战争幸存者，弗兰克·莫尼患有战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描述了一种对突然或灾难性事件的压倒性经历，在这些事件中，对事件的反应常常以幻觉和其他入侵性现象的不受控制的、重复的出现为特征（Caruth, 1996）^[1]。弗兰克在战后的生活中展现了一些 PTSD 的症状。“莉莉看到弗兰克坐在沙发上盯着地板发呆。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在他手里。无论是叫他的名字还是靠近他的脸，都无法移动他”（Morrison, 2012）^[2]。除了精神上的憔悴，夜间还会重复出现同样的带有身体部分的梦。频繁的煤气泄漏和滴水龙头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弗兰克的重视。他未能在生活中支持他的情人。

当一个斜眼的小女孩伸手去拿一个小蛋糕的时候，弗兰克弯腰把盘子推到她身边。当她对他露出感激的微笑时，他放下了食物，跑过了人群。人们，无论是他撞到的人还是其他人，都在他面前分开——有些人皱着眉头，有些人只是目瞪口呆。（Morrison, 2012）^[2]这个微笑的女孩唤醒了弗兰克的记忆，并导致他再次经

历了创伤场景。她的突然出现刺激了他的创伤神经症。PTSD 迫使弗兰克离开他与莉莉的临时家园。与此同时，他的垂死妹妹，非法医学实验的受害者，正在等待他的救援。由于他们离开家乡的创伤经历，兄妹俩唯一能够拯救自己生命的方式似乎是在离别和启蒙之旅后回家。在他们返回莲花镇，让当地的智慧妇女社区治疗茜之前，两个兄妹都已经严重受损，并且漂泊了一段时间（Ibarrola, 2013）^[3]。家就是他们创伤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离家和回家围绕着创伤展开。为了治愈茜的伤口，弗兰克将她带到了本地黑人医生伊瑟尔那里。她和她的邻居们一起用他们的传统医疗方法治愈和护理了茜。女医生不仅拯救了茜的生命，而且启发了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看着你自己。你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有义务拯救你，只有你。种下你自己的土地。你年轻，是个女人，这两点都有严重的限制，但你也是一个人。不要让莱诺尔或某个无聊的男朋友，尤其是不要让恶魔医生决定你是谁。那是奴役。在你的内心深处有我正在谈论的那个自由人。找到她，让她在世界上做一些好事。”（Morrison, 2012）^[2]。

创伤经历构成了茜的过去生活。她的恶毒继母、不可靠的丈夫和恶魔般的雇主，所有这些都对她非常残忍。她的身体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伤口，这构成了她个人的创伤历史。创伤的生存使她部分地理解了生活的本质。“痛苦不会提前通知。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保持警觉——否则它就会走进你的门里。”（Morrison, 2012）^[2]。付出失去子宫的代价，她的宝宝的家园，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家园。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女性，她可以像伊瑟尔和其他女人一样独立工作和谋生。她意识到她有责任拯救自己并决定她是谁。尽管受伤的子宫再也不能成为她孩子的家，但她通过创伤幸存下来。由于她接受了创伤的身体，她实现了她从未有过的心理完整性。传统的医学实践和集体女性智慧治愈了茜的身体伤口和心理创伤。与此同时，茜的变化对弗兰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向读者坦白了他杀害朝鲜女孩的罪行。因为幸存者经常声称他们经历了属于“秘密秩序”的感觉，这个秩序是发誓保持沉默的（Laub, 1995）^[4]，弗兰克在梦中总是被过去压倒性的创伤战争经历所困扰，尽管在幻觉和噩梦中。然而，他的姐姐就像弗兰克的另一面。兄妹俩分享着共同的创伤经历。当其中一个从创伤中康复时，另一个也获得了治愈的力量。当他面对自己在朝鲜战争中杀害无辜小孩的历史时，他有机会从创伤中恢复过来。他从祖父和邻居那里得知，他和妹妹见证了那个可怕的葬礼所发生的地方过去曾举行

过“斗狗”比赛。白人玩家在那里玩赌博游戏。他们要求黑人父亲与他的儿子战斗，直到其中一人死去。父亲为了让儿子活下去而死。然后死去的父亲被埋葬得像一只狗一样。在弗兰克知道他和他的妹妹看到葬礼时实际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决定给黑人父亲一个尊重的葬礼。他们将这位绅士重新埋葬在一颗小溪旁的一棵月桂树下。在墓碑上写着“这里站着一个人”（Morrison, 2012）^[2]。通过对死去的黑人男子进行仪式性的重新埋葬，弗兰克也从过去的创伤中重建了自己。

我们可以开始理解弗洛伊德在理论上从死亡的驱动力到生命的驱动力，从生活围绕着对死亡的见证到在生命的创造性行为中见证和创造历史的可能性这一神秘的转变（Caruth, 2013）^[5]。弗兰克受到自我的另一半，妹妹的影响，获得了面对自己创伤的力量。他开始寻找自己过去创伤的根源并探索历史的真相。一个人知道的事实不像他或她不完全了解的事情那样令人恐惧。使某人受到创伤的是他或她不完全了解的事情。令见证者困扰的是事件的未知部分。当涉及到起源时，创伤或 PDST 可能会得到治愈。弗兰克回到了他的家，创伤了他的地方，也是创伤的根源。他完成了离家和回家的旅程。正是创伤导致了他的离开和返回。家导致了创伤，并且也治愈了创伤。他个人的创伤经历见证了美国战后奴隶制、朝鲜战争和医疗保健体系的历史。他的创伤记忆和经历构成了历史的片段。个人的创伤历史也是美国社会历史的见证，涉及到战后奴隶制、种族隔离、朝鲜战争、医疗保健系统和经济萧条，托尼·莫里森认为，强大的女性治愈力量和传统的医学方法以及社区可能是社会创伤的解决之道。《家园》的经验性结构重新创造了个人和集体努力记住的方式，这一点在卡西·卡鲁斯对创伤作为历史症状和过去的另类记录的观察中得到了证实（Montgomery, 2012）^[6]。托尼·莫里森总是像用笔作为武器一样向读者展示最残酷的现实，就像她以前的作品一样。在她最新的小说中，创伤主题与《家园》中的英雄之旅模式交织在一起。

《家园》中关于离家和回家的本质的故事由创伤构成。弗洛伊德重新将历史的可能性置于创伤性离开的本质中。（Caruth, 1996）^[1]。历史既指集体历史，也指个人历史。正是创伤，离开和回家，将旧自我与新自我联系起来，将离开家的人与最终构成家庭社区的人联系起来。弗兰克和茜的原始创伤导致他们离家，这是从创伤经历中的离开，但启蒙使他们遭受了更深的创伤。为了幸存下来，他们必须回家。最后，社区和自我反思帮助他们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离开和回家的个人

创伤经历见证了美国社会历史事件，包括种族隔离、奴隶制后期、朝鲜战争、医疗保健系统和经济萧条。

2 《女勇士》的创伤与追寻

《女勇士》探索了创伤和追寻两个主要主题，展示了文化身份、种族歧视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故事揭示了角色在面临创伤时的痛苦与困惑，以及他们在追寻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时的努力。在《女勇士》中，创伤主要来自文化冲突、种族歧视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女主角在美国长大，但家中坚持中国传统，导致她经常感到身份上的分裂。她的母亲深信中国的神话、传说和传统，而这些与美国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文化上的不适应感让女主角感到迷茫和孤独，形成了创伤的源头。文化冲突是角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女主角在美国学校的经历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揭示了她所面对的种族歧视。当她在课堂上说中文时，同学们嘲笑她，这导致她在课堂上变得沉默。她还因为亚裔身份受到同学的排斥，被称为“香蕉”，指的是外黄内白，暗示她与白人社会隔绝但又不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使她在文化认同上感到困惑和受伤。家庭和压力是另一种创伤来源。在故事的开头部分，女主角的母亲讲述了她的姑姑，也就是“无名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揭示了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以及家族名誉的重要性。因为未婚怀孕，姑姑遭到家族和村庄的排斥，被抹去身份，这种极端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反映了家族对个人行为的严苛控制。这一压力对女主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她意识到家族荣誉和女性地位之间的矛盾。

主人公在中美文化的交汇点上长大，面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期望和中国传统的约束，感到分裂和矛盾。这种文化身份的冲突成为角色心中创伤的根源，她既感到自己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又因为对中国传统的不理解而感到疏离。同时，种族歧视的经历也是创伤的重要来源。作为亚裔美国人，主人公及其家庭在美国社会中遭遇各种形式的歧视，这些歧视不仅影响她的自我价值感，还加剧了她对文化身份的困惑。这种创伤体现为社会排斥、刻板印象、歧视性语言等形式，使她在面对主流文化时感到无所适从。然而，《女勇士》也展示了主人公在追寻自我和应对创伤中的成长与力量。通过讲述家族的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故事，她逐渐找到了自己文化身份的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自信。这种追寻既是个人对家庭根源和文化认同的探索，也是对抗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的一种方式。通过讲述和传承家族故事，主人公不仅在内心重建了自我认同，也

展现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这种追寻帮助她在创伤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自己，并以此为力量去面对外界的偏见和歧视。在这个过程中，她意识到文化多样性是可以转化为力量的，而种族歧视是需要被打破的障碍。因此，《女勇士》通过创伤和追寻的主题，深刻探讨了文化身份、种族歧视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主人公的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会带来创伤，但通过追寻和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找到力量和归属感。最终，《女勇士》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接受自己的多样性和与偏见作斗争，我们可以在面对创伤时找到力量，并在追寻中重塑自我。

3 创伤与追寻的交汇

《家园》中的创伤与追寻主题与《女勇士》的中国文化书写交汇于人类共同的情感和文化遗产之中。尽管这两部作品的背景和文化环境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深刻地触及了人类经验中的核心问题，即个体在面对创伤和追寻时的心理与精神困境。

创伤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种族、文化或地域，个体都可能经历到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创伤作为人类共同经历的重要性，而《家园》和《女勇士》则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探讨了这一主题。首先，创伤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在《家园》和《女勇士》都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在《家园》中，非裔美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种种创伤，包括奴隶制度、种族歧视、战争伤痕等。这些历史性的创伤不仅对个体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与此相对应，《女勇士》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个体所经历的种种创伤。汤亭亭的小说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中个体内心的挣扎和困惑，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强调了汤的作品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变革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及个体在面对创伤时所遭受的困扰。其次，追寻作为对创伤的一种回应，成为了这两部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在《家园》中，主人公弗兰克·莫尼的追寻之旅既是对个人心灵创伤的治愈，也是对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的追寻。他的旅程不仅是对战争经历的回顾，也是对种族压迫的挑战和对自由尊严的追求。

在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中，人物也在不断追寻着自我认同和生活意义。他们的追寻之旅既是对家庭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回顾，也是对现代社会变革的应对和对未来的期许。这种个体和集体的追寻既反映了人类对于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对内心创伤的一种治愈和超越。

通过对比分析这两部作品中的创伤与追寻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和差异之处。尽管《家园》和《女勇士》的背景和文化环境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深刻反映了人类在面对创伤和追寻时的共同挑战和困境。这种共通性不仅体现在个体生活中，也反映在整个社会和文化层面。因此，创伤与追寻的交汇不仅是这两部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文化遗产的体现。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体和社会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挑战时的心理状态和文化认同，也为跨文化交流和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4 文学交汇与跨文化理解

《家园》和《女勇士》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们所探讨的创伤与追寻主题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启示。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挑战时的心理状态和文化认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创伤和追寻的理解和表达方式的差异性。创伤与追寻的文化意义体现在作品所反映的个体和集体心灵状态以及文化认同的塑造上。在《家园》中，弗兰克·莫尼的追寻之旅不仅是对个人心灵创伤的治愈，也是对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的追寻。他的旅程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和自我认同的重建过程，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不懈努力。相应地，汤亭亭的《女勇士》中的人物也在不断追寻着自我认同和生活意义，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认同的挑战和困惑。创伤与追寻的主题在文化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们不仅反映了个体心灵状态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认同的演变。其次，创伤与追寻的文化意义体现在作品所传达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上。通过对个体和集体追寻的描写，这些作品呼吁人们关注历史的教训和文化的传承，反思社会的不公和种族的偏见，以及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珍视。文学作品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记录，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文学作品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传达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最后，创伤与追寻的文化意义还体现在作品所提供的启示和反思上。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人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个体和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和文化认同，以及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创伤和追寻。文学作品是

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们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也启迪了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文学作品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启示和反思的价值。通过对《家园》和《女勇士》深入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伤与追寻的文化意义和启示，以及它们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和影响。

《家园》和《女勇士》展现了创伤与追寻这一人类共同主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丰富表达。通过对这两个文学作品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并塑造了人类的情感和文化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交流与对话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共融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 [1]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15, 57-58.
- [2] Morrison, Toni. *Home*. Vintage Books, 2012.
- [3] Ibarrola, Aitor. The challenges of recovering from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trauma in Toni Morrison's *H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13.
- [4] Laub, Dori. *Truth and Testimony: The Process and Struggle*. Caruth, Cathy edited, *Trauma: Exploration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7.
- [5] Caruth, Cathy. *Literature in the Ashes of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
- [6] Montgomery L. Maxine. Re-memering the forgotten war: memory, history, and the body in Toni Morrison's "Home". *CLA Journal*, Vol. 55, No. 4 (JUNE 2012), pp. 320-334.

版权声明：©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